

餘。本自是許耳。而愚又以爲然。雲遊。

## This i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possibly due to age or handling. A faint vertical crease is visible near the right edge.

道 候 在



長發和號

專售

口門  
日藤  
八十二

鼓豆磨  
每斤 五香

警  
耶  
明

克瘡  
爲眼科聖藥

啓者鄙人感冒  
市眼科及痘症  
缺乏良藥以救

之危矣。臣向所  
被治始得同  
諸大川推銷特將  
男及女推銷

有藥到病除之

時則貪苦不取

時關止收費  
夜間加倍費  
成部植記天佑

少城公園門口

廉價出頂

上頂出櫃上

眼鏡大

這鏡燈可通  
不會把我們  
燙估在代線  
眼鏡的科學

次 推翻物美  
破天荒

為各貨價廉  
茲小記為

菜充實內部  
滬上地選辦  
產茶晶近光  
寺所覓架並

脈不合隨時  
更變但須

貨品無多  
提督東街  
古散

記復

西門  
省城號因  
村款組票

業已兌清  
拾得概

風流

每冊實  
分十幕  
一連成

六番  
八遊殿

愛國歷史

玉  
師  
帶

版權所  
禁止轉

第八十二回  
牡丹亭驚沙脫危難  
瀟陵橋羣英駐游踪

沈府家丁，一聲吶喊，早撲上前來，攔腰一抓，膽俠義生擒活捉馬成龍。陡見三將廢命，心裡也震怒異常，正欲命家將，務獲此賊生擒時，左文虎已舞動手中銀鏢，直撲馬成龍殺來。左右家將上前迎敵，都被左文虎雙鏢擊倒，張耀見狀，忙虛晃一斧，棄了馬天化，竟來迎敵左文虎。左文虎見張耀馬到來也，

玉獅帶預約

請快取書

本報玉獅帶二三集早已出書查現尙有少數未來取者特再通知請即日來取以資結束此啓

萬全方敘，說，往天牢門，放出拓拔暴虎，拓拔暴虎，驕得此報，不由喜憤交集，就從軍隊裏，牽了匹駿馬跨上，綽了柄長劍，直往長安門來，拓拔暴虎人比馬快，又幸時已午夜，各街深黑，一片吶喊聲，分不出東西南北，暴虎躍馬成龍，撞下馬來，還只道是自家軍馬，高喝一聲，是誰？如何不識馬道？暴虎語未說完，左文虎馬忙，已經馳到，兩人皆未認識，左文虎也道他是對方救兵，大吼一聲，一擺鐵鎗，便撲拓拔暴虎打來，拓拔暴虎心中大怒，狂駭一聲，爾是何方小將，敢來本總鎮上動土，不得活，手中長劍一揮，攔開他兩鎗，照腰便刺，兩個正拼命死拚，斜刺裡沖出四匹馬來，高呼停止，拓拔暴虎左文虎，齊把戰馬跳圈外，回眸看時，來的本是天府謀士萬全，萬全下給他們指識了一遍，急請拓拔暴虎，迅速趕往長安門，圍擒李大猷秦英馬鶴，秦英馬鶴兩個，現時已沖出重圍，急欲救出長安門逃走，拓拔暴虎總說，不敢待慢，急與左文虎作別，綽了長劍，直撲長安門，協助沈諫，生擒李大猷，這而萬全左文虎，分領率引軍健，搜尋馬成龍，馬成龍被拓拔暴虎，攔翻下馬，自知性命難保，即便將雙目緊閉，以得一死，不料適逢着他兩個死拚，馬成龍口中吐出利刃，直投御苑來，意欲面謁德宗，呈明一切，請求德宗聖裁，不料冤家路窄，馬國公方才移動足步，跨入小房內，迎面撞個火把，似飛撲來，為首自餘騎馬隊，簇擁着個將軍，却是馬天化，原來馬天化，原來馬天化，往追趕羅燕，不料羅燕馬快，又兼越國公是走的繩橋大道，長安九城百數，半夜裏聽得人駭馬嘶，正不知與了何事，都驚驚惶惶的，翻身起床，攜兒帶女，哭哭啼啼，直奔繩橋大道，馬天化被那些難民阻住，馳馬不得，後面騎軍隊，又被敗軍截斷，只騎得馬天化，獨虎雷，便帶那些騎隊，無論老少，往亂軍中衝去，那些百姓被馬踏死者，也然不少，馬天化担延一陣，羅國公已走得踪影全無，萬分無奈，只好復提軍轉來，不料竟會撞着馬成龍，馬國公疑是賊軍，放眼，情知不妙，正欲回身折轉時，

諸君閱至此請靜心吟 南無阿彌陀佛  
一遍至百遍自有十世功德無量

大明二十七年

第六十八回 報應不爽白秋塘歸途被劫 喜霸遊門公孫榮太原納幣

伏在瓦上，靜聽下面，聽了半天，方聽得有人說話聲音，一個道，今日偏巧在此地碰着馬青鋒，不知他可認得咱？如是認識，明日走路，還須留神呢，一個道，白先生，休得慮慮，咱們人多，還怕他一個馬青鋒嗎？一個道，但願壯士如此纔好，公孫策總得，暗說，哦原委他是請有保鏢的同行，故意將鏢帥父的衣服裝改換，雜在衆人當中，這厮詭詐百

專誠打問棍的買賣，不是扮鬼嚇人，便是合夥擄劫，如拿手下也有五七十個弟兄，新近在殺虎頭聚義，自秋塘結，這話，不由大喜，便說有注財父，賢弟想賺嗎，林宗海聽說財帛進門，大喜應道，爲什麼不想呢，白秋塘遂和他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命他攔劫自己，將一班王府家將等衆殺却，以便滅口，約定兩下平分，林宗海大喜應諾，雙程趕往殺虎頭預備，白秋塘深恐林宗海背約，存不利自己之心，特地在路上找了一個鏢帥，改扮保護自己，又故意在小鎮集等候孟氏弟兄，以備萬一，果真不

利，便可向四人求救。小小一個林宗能，是不成問題的，因此那日在殺虎嶺被劫，林宗海並未寫約，面上是將他們劫了，却到樹林中途放，並派了嘍囉收扮買賣人，繞路將白秋塘護送一程，約有百里光景，白秋塘在店候打發，加些嘍囉回去，林宗海頗知足，得了這些寶物之後，即日聚齊手下二分細財帛散伙，自己却洗手不幹，安分守己的做良民去了，白秋塘在那客店盤桓下後，還另雇入護送，件件鏢師保護一路，乘桂梢過州行，故此在娘子關會，與馬青鋒等碰着，他此番計畫不但背叛劉吉。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第十九回  
打蒼蠅  
騙洋車  
糊塗壞  
紡博

道，豈豈豈，你怎麼  
得我的，那女子道，我  
在青年會聽你講演過  
的，王洪嘯點了點頭道，

王洪順覺得越樣握手，不但皮肉相碰，而且熱溜溜的電流相通，其是十分有過，但真有的竟不知她的才在未開映

面貌如何，方  
心，值不過  
愛，那女子復點頭稱是，  
復取了壓花名片遞給王洪

，如此女的要放，男的還握着，男的姿成女的還握的人，是一

面，尙印着一行小字，是「足球隊隊員，暗自想道：怪這幅面孔那樣異，

着，兩個人總莫有同時放的時候，因此二人的手，就握着永遠不放了，直等

原來才是一位體育家，在看那名字時，倒呆了一呆，那女子笑道，王博士在那裏會說說馬，王拱辰笑

變爲光明，二人手不得不  
手同肩炒，在未感手以前  
，王洪順肚裏暗想了我與  
呀呀了一聲

道，你不是洪王洪順一看，是很熟，